南軒集 六

書
答問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書

答喻郎中

長者謂事最忌激觸然所謂激觸者要當平心易氣審處其理期於中節而已若欲遷就回互於所當然而不然枉尋以求直尺而曰吾所畏者激觸也無乃終墮於姦邪之域人欲愈肆而天理愈滅歟觀伊川先生解遇主于巷一爻意極明切後人不知乃以己私窺聖人之意其失大矣長者言重懼學者聽之而惑也故敢獻其

愚

答李秘監

竊聞除書復長道山固爲吾道慶然而進退去就之義高明所素講今日必有以處之而亦士類之所屬望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古人所以周旋乎理義動中節奏而不失也辭章儻未報可則繼此何如耶辱在下風所願聞也

與施蘄州 少路

又聞蘄春文物彬彬有前輩遺澤漸濡未泯也

計士入中器貨多羡者鐵錢事如何計循其理而爲之不若宅人做工作事也大抵今日入才之病其號爲安靜者則一切不爲而其欲爲者則又先懷利心往往貽害要是儒者之政一一務實爲所當爲以護養邦本爲先耳此則可貴也某冐居要藩日夜悚反盖日勉焉而未之能有益也臭味一家偶及之耳

答周允升

所諭約之說前書正欲左右從約束簡約中下工夫所謂曾子之約其始亦須由是以進焉來

書謂約束簡約之云某之趨此也有日矣此乃見左右之未能趨約也如是而遽云曾子之約只是妄意度量耳大抵觀書辭多暴露恍惚之語少沉潛篤實之意講學不如此也且當熟讀論語玩味聖人所以教人與孔門弟子學乎聖人者則自可見盖聖門實學循循有序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非若異端鶩夸籠罩自謂一超徑詣而卒爲窮大而無所據也近世一種學者之弊渺茫臆度更無講學之功其意見只類異端一超徑詣之說又出異端之下非惟自誤

亦且誤人不可不察也五峯所謂此事是終身
事天地日月長久斷之以勇猛精進持之以漸
漬薰陶故能有常而日新誠至言哉撥冗姑此
爲報幸深思之

又

所諭尚多駁雜如云知無後先此乃是釋氏之
意甚有病知有淺深致知在格物格字縣有工
夫又云儻下學而不加上達之功此尤甚上
達不可言加功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工
夫浸密則所爲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別

爲上達之功也致知力行皆是下學此其意味深遠而無窮非驚怪恍惚者比也學者且當務守守非拘迫之謂不走作也守得定則天理浸明自然漸漸開拓若強欲驟開拓則將窮大而失其居無地以崇德矣惟收拾豪氣毋忽卑近深厚縝密以進窮理居敬之工則所望也喜左右之志故屢言之惟深念焉

答陳平甫

某自幼侍親來南周旋三十餘年間又且伏守墳墓于衡山之下是以雖爲蜀人而不獲與蜀

之士處以親友其仁賢每以是念往歲得建安魏元履書始知足下之名且聞廷對所陳大略念足下天資剛毅人也恨未之識耳雖然世固有天資之美者苟不知進乎學則終身安於其故而已蓋氣質雖美而有限天理至微而難明是以君子必貴乎學也近得猶子然書復聞足下超然拔出流俗志於古道孜孜不舍則又歎足下於世衰道微之際能獨見自立如此其進也何可量則願見之心益廑今得足下書并所論著連緘累牘伏而讀之無非以討論問學爲

事而果有以知足下之所存甚幸甚恵惟是不以僕爲不敏意欲與之共講斯道而勉爲君子之歸固所願者若夫推子期待之過其實則非所敢當也僕自惟念妄意於斯道有年矣始時聞五峯胡先生之名見其話言而心服之時時以書質疑求益辛巳之歳方獲拜之于文定公書堂先生顧其愚而誨之所以長善救失盖有在言語之外者然僅得一再見耳而先生没自爾以來僕亦困於憂患幸存視息於先廬紬繹舊聞反之吾身寖識義理之所存湘中二三學

者時過講論又有同志之友自遠而至有可樂者如是又五載而上命爲州不得辭繼爲尚書郎猥以戇言誤被簡遇遂得執經入侍且須都省下士誠欲自竭庶幾以報而學力不充迄亡毫髮之補歸來惟自省厲盖愈覺己偏之難矯聖學之無窮而存察之不可斯須忘也誦伐木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之章思欲與海内賢士切磋琢磨庶幾卒以無負初志然則自治之不暇又烏能有益於人哉忝辱足下萬里盛意則亦不敢隱耳盖道之不明久矣自河南二程先生

始得其傳於千有餘載之下今二先生之言雖行於世然識其眞者或寡矣夫二先生之言凡以明孔孟之道而已孔孟之道其博厚高明雖曰配二儀之無彊然其端豈遠於人心而欲它求哉人病不能推而充之耳世之聞二先生之言而驚疑竊怪者固不足道而其間有慕高遠者則又戃怳虛矜而不循其實亦爲失其眞而已竊攷二先生所以敎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復觀之則可以見盖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益精窮理寖明則其所居者益有

地二者蓋　相發也爲人之要孰尚於此學而
不知其要則泛濫而無功二者言之雖近而意
味工夫無窮其間曲折精微惟能用力者當漸
知之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務本循序而進久
自有所至不可先起求成之心起求成之心則
有害於天理孔子之所謂獲孟子之所謂正者
政此病也區區誦其所聞言不盡意惟願足下
毋忽於卑近以卒至於遠大則幸甚幸甚別紙
所諭亦各以鄙意批呈未知然否自爾旣定交
於萬里之外則不惜時惠音有箴有誨有得有

疑一一詳及勿爲無益之書所願望也

答曾致虛

承聞侍旁無事不廢講論以致虛資禀之美而有志斯道其何可量甚幸甚仰惟是某不敏何足以辱下問之意來教所及悚戰何勝雖然於左右不敢隱其愚也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來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只敬便在此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如左右所言寤

於應事無舒緩意無怪其然也故欲從事於敬惟當常存主一之意此難以言語盡實下工夫涵泳勿舍久久自覺深長而無窮也不識以為如何某去歲作主一箴謾納呈有以往復開益所願望也

答項秀才

承來金華從容師友間當有進益為學之方循循有序要須着實趨約自卑近始度正字亦必常及此在勉之而已

答羅孟弼

數日欲答前書檢未得但記其間所引濂溪無欲則靜虛動直之語念不可不報所謂無欲者無私欲也無私欲則可欲之善著故靜則虛動則直虛則天理之所存直則其發見也順理之謂直若異端之談無欲則是批根拔本泯棄彛倫淪實理於虛空之地此何翅霄壤之異哉不可不察也

答蕭仲秉

聞喪事謹朝夕之奠不用異教甚善此乃爲以禮事其親若心知其非而徇於流俗之議則爲

欺僞不敬莫大焉惟致哀遵禮小心畏忌以守
之鄉曲之論又當自孚勉爲在我者可也

又

生死鬼神之説須是胷中見得灑落世間所説
不得放過有無是非一一分明方得若有絲
毫疑未斷將來被一兩件礙着未必不被異端
揺動引去覺得諸友多於此處疑着正好玩味
横渠之説非見文集有數處極精切葢横渠皆
是身經歷做工夫剖決至到故於學者疑滯處
尤爲有力耳工夫須去本源上下沉潛培植之

功不然區區文義之間一知半解歲月只恁地
空過也

答戚如玉

垂諭忿怒之病氣習偏私處正當深致其力損
卦懲忿窒欲懲之爲言須思其所以然而懲文
之先覺謂惟思爲能窒欲某謂懲忿亦然若爲
正當發時最好看吾本心此却有病本心須是
平日涵泳庶幾私意漸可消磨若當其發時如
明道先生所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可
若直待此事看吾本心則天理人欲不相參恐

無力也更幸恩之

答江文叔

垂諭大學格物之説顧某淺陋何足以發高明之思抑甞聞之格至也格物者至極其理也此正學者下工夫處呂舍人之説雖美乃是物格知至以後事學者未應躐等及此也雖然格物有道其惟敬乎是以古人之教有小學有大學自洒掃應對而上使之循循而進而所謂格物致知者可以由是而施焉故格物者乃大學之始也因下問及之併幸詳焉有以見教

答劉宰

垂諭識大本除物欲之說蓋義理精微處毫釐易差故以呂與叔游伊川橫渠之門所得非不深而至論中處終未契先生之意知未易至也今學者未循其序遽欲識大本則是先起求獲之心只是想象模量終非其實要須居敬窮理工夫日積月累則意味自覺無窮於大本當漸瑩然大抵聖人教人具有先後始終學者存任重道遠之思切戒欲速也物欲之防先覺所謹蓋人心甚危氣習難化誠當兢業乎此然隨起

隨過將滅於東而生於西紛擾之不暇惟端本澄源養之有素則可以致消弭之力舊見謝上蔡謂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疑斯言太快透得名利關亦易事耳如何便謂之小歇處年大更事始知眞透得誠未易世有自謂能擺脫名利者是亦未免被它礙著耳前人之言不苟然類如此要用力乃知之耳

答游誠之

出入二字更須子細理會程子曰心本無出入以操舍而言又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盖

操之便在此舍之則不見因操舍故有出入之云耳若論人之逐物蓋因其舍亡故誘於物而欲隨之欲雖萌於心然其逐物而出則是欲耳不可謂心也（欲可去而心未嘗無）至於是心之存物來順應理在於此又豈得謂之出乎幸深思之

又

大抵學者貴近思若泛濫則有病近字極有味宜深體之未發已發體用自殊不可溟涬無别要須精析體用分明方見貫通一源處有生之後豈無未發之時正要深體之若謂有生之後

皆是已發是眛夫性之所存也伊川先生語錄
所論幸精思之

答呂季克

原說中弊病似不難見不知李伯諫何故下喬木而入幽谷如此如克己復禮之說所謂禮者天之理也以其有序而不可過故謂之禮凡非天理皆已私也已私克則天理存仁其在是矣然克己有道要當深察其私事事克之今但指吾心之所愧者必其私而其所無負者必夫禮苟工夫未到而但認己意爲則且將以私爲非

私而謂非禮爲禮不亦誤乎又如格物之說格之爲言至也理不適乎物至極其理所以致其知也今乃云物格則純乎我是欲格去夫物而已獨立此非異端之見而何且物果可格乎如其說是反鏡而索照也推此二端其它可見

答王居之

原說前日呂季克己寄來觀其言殊無統紀其所安乃是釋氏而又文其說說亦淺陋本不足以惑人不意伯諫乃爾向來與元晦相從不知講論甚事其人亦可謂不善變矣前日答李克

書謾錄去令得所示伯諫之語益知蘄州李君乃是類告子之不動心者不知既不窮理如何去得物蔽其所謂非蔽者未必非蔽而不自知也釋氏之學正緣不窮理之故耳又將盡性至命做一件高妙恍惚事不知若物格知至意誠心正則盡性至命亦在是耳

答章茂獻

來問詳切思慮講辯要當如此爾向者見吳德夫說汪端明嘗以正大兩字奉告某謂此意固美矣然正大是指其體要須有下手處弘毅兩

字乃學者下手處也與正大本相須就其體言之天理渾然正且大也推其用言之散在事物之間精微曲折正大之理無不存焉學者當默存其體而深窮其用則所謂弘毅之功不可以不進也然就學者用工當患於偏欲其弘則懼夫肆欲其毅則懼夫拘是非弘毅之正也氣習之所乘也在學者初用工亦無恠其有此然要知其爲病而致吾存養窮索之力耳凡足下之所問不能一一具報大意亦略具是矣幸以此推之而復以告焉區區每樂得同志相與共講

扶掖其愚儻或有進賢者不鄙而辱貺之某識知幸矣

答彭子壽

別紙示以所疑深慰孤寂輒據所見奉呈正望往復之益第詳觀所論不喜分析窮理不應如此理有會有通會而爲一通則有萬殊分縷析各有攸當而後所謂一貫者非溟涬臆度矣此學所以貴乎窮理而吾儒所以殊夫異端也更幸深思焉

答沙市孫監鎮

某辱諭伍員廟事足見致思相助之意甚幸甚
幸惟是時有古今而君臣之義無古今也楚乃
伍員之宗國君臣之義其來有素矣父以無罪
誅子逃之而勿仕終身蔬食布衣可也豈有假
手於讎覆其宗國快心於其君耶狄梁公乃與
大禹吳泰伯一例存之前輩盖嘗有議論梁公
之賢偶未之思耳今敕額在吳以慰吳人之思
可也在楚地則不可以施按祀典有功德於民
則祀之員於此地何止無功德而已哉然復讎
之義又不可不詳講如今日中原之人本吾宋

之臣子虜乃仇讎也向來不幸而汚於虜若幸而脫歸則當明復讎之義覆虜之宗鞭虜之尸所當爲也若貪則家世爲楚之臣子而以復讎之義自施於君其可乎哉使貪而果有靈也其敢饗於茲地乎此義恐不可不正來意雖深荷然皇恐不敢從也更惟思之

答陸子壽

某聞昆仲之賢有年矣近歲得之爲尤詳每懷願見以共講益渺然相望而未克遂向往可知忽辱枉敎三復辭義有感于中第惟孤陋不足

以當盛意也然而不敢以虛來旣講學不可以
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
專於攷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騖於高遠則
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敎
人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
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
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攷古苟知所用力
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爲力行也豈但見於
孝悌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爲行乎自息養
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

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區區誠有見乎此也如箋注詁訓學者雖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當昭示以用工之實而無忽乎細微之間使之免溺心之病而無躐等之失涵濡浸漬知所用力則莫非實事也凡左右之言皆道其用力之實也故樂以復焉聖上聰明不世出真難逢之會所恨臣下未有以仰稱明意大抵後世致君澤民之事業不大見於天下者皆吾儒講學不精之罪故區區每願從世之賢者相與切磋究之而盛意之辱欲幸

至于再三也元晦卓然特立真金石之友也然
作别十餘年矣書問往來終豈若會面之得盡
其底裏哉伯恭一病終未全復深可念向來亦
坐枉費心思處多耳心之精微書莫能究布復
草草正惟亮之

答魏元履

頃寄一書度到時從者已南轅不知獲徹否便
中領臨行教字極荷秋氣寖清伏惟歸侍雍容
尊履萬福兄抗論切直悚動一時此書亦庶幾
不虛矣但非惟善言之不用而遽使直士引去

使人重憂歎耳聞大學多士有欲聞何善之意亦可見人心所同也然兄今日袖手却思當益知天理之難明人心之難定而講學之不可一日忘也則君子之所進其有極乎元晦必已相見請外想遂矣其父近得
旨行遣今在襄陽也某幸粗安日夕不敢自息棄但良朋在遠每懷離索之懼安得識面少沃此懷也適有端便略此問訊更幾勉茂德業厚自愛重
戊午讜論有人可爲錄本否先得兄所作序及元晦者見寄爲望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書

答李賢良 仲信

比承奉對天陛正學以言歸拜親庭榮則多矣竊在游從深用慰歎未及具問來教先貽佩戢至意即此春晚伏惟侍旁從容德履勝裕國家稽古建科得人爲盛中雖廢於邪臣卒莫掩於公議逮兹舉首乃得昌言將必有聞風而起者幸甚幸甚雖然盛名之下難居而問學之方無窮責人者易爲言而克己者難其功任重道遠

惟益勉之以副蘄望某歸來舊廬已三閱月無事可以讀書玩味存察不敢墮弛惟孤陋少友是懼每馳情於公家父子兄弟間也因來尚警告之西泝未有日否臨紙更切依然重幾良食自厚

答李叔文

某自舟中草草具謝爾後不克嗣音辱近告從審侍履萬福慰甚某歲前抵舊廬應接殊不暇數日來方得從事簡編中但可與講論者極患其難得耳幸教以少康而下中興説敬已詳觀

少康年次邵康節皇極經世中以寒浞滅相係於壬寅是歲或癸卯少康生而克復舊物乃在癸未凡四十有一年方少康在襁褓而夏之臣靡固有滅浞而立之之心經營許久乃遂其志若靡者可謂忠之盛者矣方寒浞在上澆豷縱橫之時少康獨有田一成衆一旅其勢可謂堙微而卒用以興其間圖回謀慮必大有曲折惜不復傳於後猶幸有左氏傳所載耳要之靡與有鬲氏有仍氏皆佐少康以有爲者也若使少康之君臣此數十年中不忍而欲速則身且不

保而況國乎惟其潛也若深淵之 故其發也
如春陽之振動惟其時者也恐當以是觀之燈
下布復它冀㠯時厚愛

答李季修

某別來無日不念辱近問爲慰垂示浩氣集傳
足見留意亦一再觀矣大抵論學之難如此等
要切處須涵泳體認持之以久方能通達者只
以己意懸斷則失之遠矣如蘇與秦之說辯則
辯矣然只是以聰明揣量非講學之道也且是
未識心之所以爲心既未識心則所謂浩然之

氣者安所本哉本源既差則其立言何適而非
病纔使時有一二語揆度近是亦非是也後生
顧豈當議前輩然講學不可不精於決擇雖毫
髮亦不容放過況本源初未是者哉今當本孟
子之意而參以程子之說孟子以集義爲本程
子以居敬爲先皆其深造自得者然也學者於
是二者朝夕勉焉循循不已則所謂浩然之氣
者淺深當自知之若不於此下工遽欲想象強
氣體使之充正是助長之甚者其爲害反大矣
以直養之說要將直來養氣便是私意有害於

養故孟子只說養而無害不是將一物養一物也與涵養以敬自大不同敬便是養也敬者心之道所以生生也與直字義異須細味之所問大學正心之道克己所以治怒明理所以治懼程子固嘗言之至於憂患好樂所以治之者亦不越乎此蓋克己所以治好樂而明理所以治憂患也大抵用工處克己明理二端而已如前所云居敬則克己在其中集義則明理在其中亦是二端也汪玉山所謂二程語錄嘗因探討一事即爲刋正數處此論亦未然蓋在己若見未到看先生說話未出却便據

已見刋正豈不爲害要須平心易氣深潛默體
於其疑則與師友講論問辯焉可也諸葛忠武
傳録呈有當刪正及當增益者不惜示及家亦
有集但殊不類諸葛公語當非本書王子思所
編似太草草某中間所載公之語云吾心如秤
不能爲人作輕重乃得之貞觀政要中不如向
前別會有處載此否劉子澄亦得書仲信令兄
必歸侍旁煩爲致意某見吾友下問之誠據鄙
懷不敢有隱切不必示它人也寒甚呵筆奉此
更惟自愛

又

兩兄既皆歸子職良廑孟子論事親爲仕之實蓋人心之至親至切孰尚乎此此實問學之根抵也所論敬之說謂用力誠不可怠惰而向晦宴息亦須隨時某以爲向晦入燕息乃敬也知向晦燕息之爲非怠惰乃可論敬之理矣

答胡廣仲

向來臨行時所示講論一紙連日尋未獲然其略亦頗記得矣大抵某之鄙意以爲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是性也而陷溺之陷溺之則不

能有之惟君子能存其良心故天性昭明未發
之中卓然著見涵養乎此則工夫日益深厚所
謂存心養性之妙然而其見也是心體流行上
發見矣不是有時而心有時而性也此精微處
須究極之只為世間人思慮紛擾百出故無未
發之時自信不及此話須要以收放心為先此
意非言語可盡遠書姑道萬一試更與伯逢德
美共思不可以舊所安為至更不研窮也其所
見亦豈敢自以為是亦幸往復焉

又

龜山所得誠甚弘裕但宣和一出在某之隘終未能無少疑如劉元城　然以聖門論之恐自處太高磨而不磷湼而不淄在聖人乃可言自餘高第如閔子騫蓋有汶上之言矣至於以世俗利心觀龜山者則不知龜山者也何足辨哉前輩未容輕看然吾人講學則不可一毫有隱爾

又

來書所謂性善之說於鄙意殊未安夫善惡相對之辭專善則無惡也猶是非相對之辭曰是

則無非矣性善云者言性純是善此善字乃有所指若如彼善於此之善則為無所指而體不明矣而云如彼善於此之善非止於至善之善不亦異乎且至善之外更有何善而云恐人將理低看了故特地提省人使見至善之淵源無乃頭上安頭使人想象描貌而愈迷其眞乎切幸更精思之也主一箴之諭甚荷但某之意正患近來學者多只是想象不肯着意下工伊洛老先生所謂主一無適眞是學者指南深切著明者也故某欲其於操舍之間體察而居毋越

思事靡它及乃是實下手處此正爲有捉摸也若於此用力自然漸覺近裏趨約意味日別見則爲實見得則爲實得不然徒自談高捜妙元只在膠膠擾擾域中三二十年恐只是空過了至善之則爲能實了了字箴之作亦以自警云爾更幸察焉却有以見教是望正作此書間又領葉家便价所持帖左慰所諭大學知止知至之說大略是知此盖知止是知其所止處而後能得得是得其所止未至於得未可謂知至也然易所謂知至而曰至之此知至字却須輕看

而至之者乃大學知至者也如何尺紙無由盡意加以私家有少修造未能詳幸察

答直夫

甚矣學之難言也毫釐之差則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畏與世固有不取異端之説者然不知其説乃自陷於異端之中而不自知此則學之不講之過也試舉天理人欲二端言之學者皆能言有是二端也然不知以何爲天理而存之以何爲人欲而克之此未易言也天理微妙而難

明人欲洶湧而易起君子亦豈無欲乎而莫非天命之流行不可以人欲言也常人亦豈無一事之善哉然其所謂善者未必非人欲也故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爲先格物以致知則天理可識而不爲人欲所亂不然雖如異端談高說妙自謂作用自在知學者視之皆爲人欲而已矣孟子析天理人欲之分深切著明如云今人乍見孺子匍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盖乍見而怵惕

惻隱形焉此盖天理之所存若內交若要譽若惡其聲一萌乎其間是乃人欲矣雖然怵惕惻隱盖其苗裔發見耳由是而體認其所以然則有以見大體而萬理可窮也內交要譽惡其聲亦舉一隅使學者推之耳日用之間精察不舍則工夫趣味將有非言語可及者某愚而所從事者在是願高明紬繹而反復焉庶幾其有益也念無以復來意不覺多言伏紙悚戢

答范主簿 伯崇

書說比寄酒誥到元晦處會見否某近讀諸誥

反復其溫厚和平之氣深足以感發人若夫編簡脫誤可疑處則不必強爲之說也垂諭仁之說若只將做周流無滯礙氣象看了却只是想象又云其所以然者乃仁也不知其所以然者果何歟顧只於日用間更因其發見苗裔而深察默求之勿舍勿棄當的然見其樞機之所由發者矣

答舒秀才 周臣

別紙之諭備見至意某向者受五峯先生之教浹于心腑佩之終身而先生所造精微立言深

切亦豈能盡窺其藩向者元晦有所講論其間亦有與鄙見合者因而反復議論以體當在己者耳固吾先生所望於後人之意也如晦叔廣仲伯逢皆同志者故以示晦叔而晦叔復以示二公庶幾往返之有益耳蓋嘗丁寧不可示之非其人其間所論有前後之不同者蓋旋據窺測所到而言何敢執一而不惟其是之從也若世俗之人以私意淺量觀者亦無如之何但此議論只當同志者共紬繹所疑不當遽泛示以啓見聞者輕妄心也若左右謂以爲成書而傳

之則大誤矣

答宋教授

講聞令譽爲有日矣玆辱過訪開慰可知且蒙委貺盛文退而三復非惟辭氣暢裕使人歎愛而有以窺所志之遠大欣幸曷勝第某不足以當之也自惟不敏雖有志於古道而晨夕自省矯偏捄過之不暇其何能有益於人邇來愈覺論學之難盖升高自卑陟遐自邇學者多忽遺乎所謂卑與邇者而渺茫臆度夫所謂高與遠者是以本根不立而卒無所進彼盖未知聖賢

本末精粗非二致而學之有始有卒也左右謂二程先生之説天下知誦之而不知習察之功謂之不傳可也斯言是也以左右之高明而欲從事乎此其何可量顧因下問紬繹其端惟不以為卑與邇而忽焉則幸甚幸甚

答俞秀才

垂諭足見紬繹不輟所謂一陰一陽之道凡人所行何嘗須臾離此此則固然然在學者未應如此説要當知其所以不離也此則正要用工夫主敬窮理是已如飢食渴飲晝作夜息固是

義然學者要識其眞孟子只去事親從兄上指示最的當釋氏只爲認揚眉瞬目運水般柴爲妙義而不分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此不可不知也自餘並見別紙幸詳之有以往復甚幸

答喬德瞻

觀來書有以見玩繹不廢甚幸近日學者論仁字多只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眞亦終非實得看論語中聖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循序積習自有所至存養體察固當並進存養是本工夫固不越於敬敬固在

主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難來喻謂舊雖知有主一無適之言至臨時又難下手夫主一無適正爲平日涵養遇事接物方不走作非可臨時下手也諭及陸薛徐三君恨未之識敬亭記潘叔昌寄來方見之敬則實實則虛之意遺書中已有但虛則無事矣亦疑傷快了蓋無事字殺此段意思不了如明道云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靜靜則明便完全近看惟二先生說話完全精粹比其它先生不干事其次則尹又其次則楊方到謝上蔡後生何足以窺前輩但

講論間又不可含糊耳更以其大者移於小物作日用工夫語大意固好亦疑立言有病也

又

所謂靜思與臨事有異要當深於靜處下涵養之功本立則臨事有力也某自覺病痛如此不敢不勉願與同志者共之耳

又

來諭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誠然也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而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觀諸顏子沉

潛積習之功爲如何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者其能若是乎
別紙一一答去有以復之是望

答潘叔昌

來書所謂思慮時擾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其
要莫若主一遺書中論此處甚多須反復玩味
據目下看底意思用工譬如汲井漸汲漸清如
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存
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
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

乆乆自别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某比作主一箴爲一相識所列其間亦有此意

又

所諭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亦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象何由意味深長乎言不遠意更幸思之

又

來諭於主一用工此正所望若實下手乃知其間艱難曲折甚多要須耐苦辛長遠而勿舍焉則寖有味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勉之勉之如某孤陋正有望於諸友講益也

答潘叔度

來書得以窺近日所存甚幸但以鄙見尚恐未免於迫切之病如云以是心事親則爲孝以是心從兄則爲弟視聽言動無非是心推之無所不用其極之類辭氣皆傷太迫切要當於勿忘

勿助長中優游涵泳之乃無窮耳孝弟爲仁之
本遺書中有一段說非是謂由孝弟可以至仁
乃是爲仁自孝弟始此意試玩味之

又

垂諭呂蘇所苦思慮紛擾之患大是難事可見
近思之功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持守誠莫
要乎此要是久益有味耳孝弟爲仁之說某近
來玩程先生爲仁自孝弟始之意極爲精切若
如來說於事親從兄之時體孝弟所從出則仁
可識却未盡蓋未免將一心體一心之病更幸

深思之孟子論勿忘勿助長後引揠苗爲諭言助長爲多蓋學者雖或知忘之爲害而未知助長之甚故反復言之也

答潘文叔

所諭雖間有平帖安靜之時意思清明四體和暢念慮不作覺無所把摸遇事接物則渙散矣此蓋未能持敬之故所謂平帖安靜者亦只是血氣時暫休息耳且既曰覺無所把摸爲得爲安靜乎敬則有主宰涵養漸熟則遇事接物此意思豈容遽渙散乎主一之義且深體之

答潘端叔

細觀書辭有務實近本意味良愜所望致知力行要須自近步步踏實地乃有所進不然貪慕高遠終恐無益近來士子亦往往有喜聞正學者但多徇名遺實反覺害事間有肯作工夫者又或不奈苦辛長遠若非走作即成間斷亦何益也吾友勉之論語不可一日不玩味伊川易傳亦宜細讀某近年來讀此二書益覺有深味耳

答周頴叔

垂諭學者苟有一毫靠外之心其工夫未得爲眞實是也但才不近裏便是靠外分毫之間爲難察正當用力不可易言也又謂今且據面前識得一字便勉行一字非敢求近功亦是也但未知今所識者何字而所行者何味也宅時有便不惜詳示庶可往復蒙益耳

又

來諭學貴力行本無許多事何言之易也學固是貴力行然所謂力行者煞有事聖門教人循循有序始終條理一毫老草不得工夫蓋無窮

也計必常從正字講論惟深思而勉之

答戚德銳

垂諭心量褊狹是已太重之病伯恭相勉看西銘善矣第某尋常切謂西銘須是全篇渾然體認涵泳之所謂理一而分殊者向向皆是也人只被去軀殼上起意思故有許多病痛須是體認公共底道理此所貫日用間實做工夫却不可想象臆度也

又

所諭居敬雖收斂此心乃覺昏昏不活而懈意

漸生夫敬則惺惺而乃覺昏昏是非敬也惟深
自警厲以進主一之功則幸甚

答鄭仲禮

許時過從別來懷想自到郡竭日夕之力不敢
不勉策但恐終無補斯民耳連日沛澤早晚稍
皆濟憂國願年豐此第一義也仲禮與伯壽想
不廢講論湘中諸友樂聞者固多眞肯下工夫
者爲誰使人憂之二友宜力勉也

又

承書審聞還自齋中起居一向清勝爲慰某于

此歲半矣日夜黽勉將勤補拙未知還能及民萬分一否示及所講深喜相與不廢想共伯壽常常紬繹要須栽培深厚日用間絲髮勿放過不可只作說話也仍互相點檢爲佳耳新刋兩書寄去中庸之說宜玩味諸友有可以見示者皆不惜頻寄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書

與曾節夫撫幹

某二十四日到郡適當紀綱解弛之餘未免一一整頓令條目粗定當以身先之財計空虛亦頗得端倪數月之後民力可寬邊防尤所寒心方別爲規模以壯中權之勢約束邊郡務先自治以服遠人盜賊紛然初無賞格亦已明立示信當有爲效力者自昧爽到日夕未嘗少暇雖差覺倦然不敢不勉有齋名緩帶日所燕處惡

其名弛惰易曰無倦取夫子答子張子路之語今早方到英英堂已略行銓量沙汰矣其它事未暇一一報去但自諸司而下不免愛之以德不敢以姑息正恐其間須有咈意者然亦無如之何

又

茶賊在禾山二十日諸軍環視曾不得一正賊今日兵將誠足用耶今聞復出禾山深慮其越逸彼中有聞時幸示報王樞耄及而繆悠貶未足以塞責又不知汪汝嘉能辦乃事否頃見此人生得有福命亦好恐爲福將也壽翁攝帥一

路之幸且勸令持重凡百號令審詳明信乃佳
蓋彼中失信於人久矣此賊其初失於不招某
蓋嘗入文字於五月初令既殘害許多將與兵
却不可招若合大軍五千而不能擒此則亦無
以為國矣所論岳祠及與王樞簡子皆好有以
見吾友守義不苟也壽翁雖不易肯略言但恐
言之不入亦不濟事耳此間土剛而農惰自前
月二十八九有雨至今近旬已嘗祈求舊例所
禱無義理盡削之只到社壇風雷雨師壇及於
湘南樓望拜堯山灕江遣官寮奉祝板瘞山間

及投江中今日五更登湘南樓雷電倏興下樓雨已下須臾大集滂沛過午方止庭下水深數尺四郊盡徧今雨意未已也一稔可幸幸事幸事庶幾使此邦之人益信土偶之非所當事而山川是爲神靈也因書謾及不必語它人急發迹至壽翁欲其排日發探報來更幸賛之

又

某昨方奉書迹中辱示忽聞有罷命深所歎息彼蓋欲借左右以自解免尚何卹乎公議想目前得失不以寘胷中某亦不復道相勸解之辭

吾曹惟有益勉其在我者耳但今之達官鮮能受盡言向來所以奉書亦有不可與言之戒詳其當時差出便非好意正欲尋事相中耳它日必有能與君辯之者但辯與不辯亦不足問歸家閉戶勉學此有餘地也

又

左右天資之美閑處正宜進步工夫不可悠悠且須察自家偏處自聲氣容色上細細檢察向在長沙見或者多疑左右以爲簡忽此雖是愛憎不同要之致得人如此看亦是自家未盡涵

養變化異日頗有觀焉某日接事物恐懼之不
暇甚思城南從容之味也

又

某到官已半月覺人情頗相安綱紀亦粗定日
間事隨手即遣並不付吏輩頗似省靜但如學
校軍政財計色色廢壞未免一一料理要為眘
實可繼者耳諸司向來相與不以誠而以術府
中遇諸縣亦然今先務立信上下似亦頗相應
也邊蠻有互相讎殺者具令逐州以國家好生
大德諭之俾無以小忿自戕生靈忠信可行蠻

貊拙者所守惟此而已惟是凡事不敢不奉法度上下曠弛陵夷之久未免少覺拘束久亦當安習也

又

前日春祭親往舜廟廟負奇峯唐人磨崖在石壁中貌象甚古行禮既終環視堂廡則有庳之神在焉固已甚懼而唐武后亦勸入廡下幡帳甚盛又僧伽一部落亦在焉不免即日盡撥畀廟前江中廣幾一廟之内四門穆穆耳此事獨可爲李壽翁言之

又

得暇想不廢玩繹鬼神之說橫渠正蒙中宜深味之此直須使胷中了了無疑不然它時恐或爲異說搖動也

又

某承乏亦且一載矣佩心誠求之之訓味哀矜勿喜之言黽勉之不暇所幸去歲一稔嶺民謂數年所無而積年狡盜悉就擒勦人情頗安惟是區區不敢苟目前爲之久遠之慮日夜在懷保伍法先行於靜江境內極得其効非惟弭盜

亦且息訟因漸教以相親睦扶持之意繼復推
之一路有數州者能料理有方今又得朝廷斟
酌降下尤幸事也静江財賦適承空乏之餘初
交割時府中借經司漕司緡錢共幾四十萬經
司亦坐是費力一年之間痛節浮冗謹密滲漏
今幸支吾兼支還兩司錢十餘萬緡去冬米賤
亦頗收糴爲備幾二萬碩惟招軍治甲不敢惜
費所收拾強壯刺將兵効用者已近五百革部
勒教閲合摧鋒及効用并帳前親兵千二百餘
人頗成軍伍蓋此路控扼非一此爲急務也今

郡事極簡日間多得暇但環視一路思慮不能暫釋耳會議財賦事朝廷雖已行下而共議之人與人異見商量未成比不免以所見定論再列于朝矣諸州須得此事定然後有濟也諸邊悉幸無它向來夔州李文所忌憚之人今甚帖然然羈縻之地與夫蠻獠之鄉種類寔繁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豈容少忽而邊備未實每爲憂耳士人中亦漸有知向方者每呼其秀者與之講論端倪一二更看久之如何環城勝處誠多但絕懶出公務之餘焚香默坐間翻書數

業爲況如此耳恐節夫欲詳知不覺縷縷建安公捄荒之政聞江東之人極賴之常通問否此以僻遠難於相聞也節夫閑中想進修不輟察偏矯習當有新功中庸謹獨大學誠意乃是下工夫要切處不可悠悠放過也彼中去崇安不遠聞欲以暇時一往元晦處甚善甚善亦及山園圖反復不厭便若身履其間今再賦五章奉寄雖然園亦旣廣矣美矣若求增不已却恐亦爲玩物溺志要不可不察也

與吳晦叔

元晦書來云近看大學中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辟字皆當讀作僻字反復細看誠如其說盖非惟文義上下相接兼此篇中其餘辟字皆當讀作僻不應此字獨異又其理於脩身齊家極爲緊切乃易傳中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之意也幸更詳之

又

擇之後來頗肯放下舊說第於鬼神生死之故終是疑惑書來却云姑欲且寘此疑專一持敬某謂此疑方深動輒有礙雖欲持敬豈不間斷

分裂乎窮理持敬工夫盖互相資耳

可齋銘見携在此大意皆正但恐説可欲未甚分明可欲乃動之端良心本體也故伊川謂與元者善之長同意如何

又

告子之説某向來解孟子此段正與來諭同近因在舟中改舊説見伊川有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觀人之法心之精微言有不可便謂不知此告子淺近處明道云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達於面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

此亦似以爲觀人之法也故有疑焉幸更詳之
見教

又

可齋銘俟更詳之續布聞告子一段大意固然
看伊川之意以爲觀人之法爲告子說云爾也
某解得一段容續遣呈求教近來玩味紬繹大
抵多覺向來看得偏處始知所謂善學者求言
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其至言哉

又

示教久假不歸之說論甚正向來解中之語誠

有未安後來亦略有更改處今復刪潤錄呈但
來諭固正矣然如所解爲知其非有也謂僭不
自知却恐意義及文勢皆未順身之假之固迫
然不同孟子此語要甚和平謂使其能久假而
不歸爲知其非已有蓋非便謂其能有之亦寧
知其不能有耳語意蓋圓也假雖是有名無實
若能不歸則安知其非舍舊而更新乎解中故
云義不係於假而係於不歸故孟子斯言蓋進
之於善道而非絕之之辭文定春秋中一段及
此併錄呈幸更深思之却以見告某今夏以來

時時再看語孟說又多欲改處緣毉者見戒未欲多作文字近日方下筆改正語說次當及孟子恐因見其間未安處不惜一一疏示相助開發也所欲言者甚多每以懷渴所幾以時自厚

又

免忍之論誠有益於學者向來所疑只恐辭氣間微有過處耳

某已作岳下書欲遣人間忽得舍弟信報廣仲下世傷歎淚落不能以已不謂盛年一疾遽至於此又念其有志古道朋遊中所難得平時相

與講論意望遠大一朝有今古之隔使人重痛惜之不獨爲胡氏歎息也晦叔交義篤至尤當爲之動懷此病只緣湘陰毉者下甘遂搬了根本豈有廣仲之弱反謂腎氣有餘又從而瀉之耶如此庸毉公然妄投劑理當痛懲之如何專遣人去忽忽僅能作此它皆未暇及也

又

季隨處人便辱書甚慰醇叟遂爾使人感傷挽章甚佳近來詩律良進也某亦作兩首蚤晚寄去孟子解向來老兄先要盡心令錄呈煩細看

有以見告是所望也其近日無事亦頗作論語
章句方畢學而篇續亦旋寄元晦中庸數章俟
答書了併往相去不遠未即合并無日不奉懷
何日遂成此來耶力行近乎仁之說甚緊要更
須細味近字為深長也克伐怨欲之說會細味
二程先生之說否仁字須是如此看伯逢所類
遺書中語已領劉樞得書聞十二月間遷入新
第但傳說頗華耳子飛可傷之甚前書已報去
不知諸喪今誰與殯葬孤遺誰與收拾似亦劉
樞之責也近報黃仲秉以集撰守鎮江未知何

故宅遷後訊

又

某比來展省先塋昨晩至止松楸日茂永慕之感惟以涕零耳本意欲畢事往山前與親舊相款適舍弟嚴陵之闕成見任初與劉樞共勸渠對換此間或近地一闕而其意堅欲往已索逕兵念兄弟相別在即且欲相聚不欲久留故復不果又恐重廛晦叔不敢屈來此相望一山後極悵然後早即還轅矣近連得元晦書亦寄所解中庸草藁來看猶未及詳閱也伯逢前在城

中頗欵某所解太極圖渠亦録去但其意終疑
物雖昏隔不能以自通而太極之所以爲極者
亦何有虧欠乎哉之語此正是渠緊要障礙處
蓋未知物則有昏隔而太極則無虧欠故也若
在物之身太極有虧欠則是太極爲一物天將
其全與人而各分些子與物也此爲於大本甚
有害前臨來未及詳此從容間更以告之可也
劉樞近日論交趾進象事又以上江多旱處以
五萬緡往荊南糴米就彼輸軍此却截留合發
之數此等事皆是誠心愛民之實也求田之説

未嘗忘但未有穩當不敢奉告耳

又

某比復奏請邊州久遠之弊似聞朝廷已議施行若得此事濟則庶幾有可繼之迹非直一時計耳新譜凡事却似肯商量不敢不推誠更看如何李伯諫爲異說所惑遂下喬木而入幽谷棄其說亦甚淺陋不知伯諫何爲便爲所動要是天資窒塞元晦當時期待之太過耳

又

別紙數條一一以鄙見書其下未知然否幸精

詳之長物之說正所欲聞近來只是買得一石屏及得一觥其它皆向來几案間日用者也經營之說傳者過矣但建羨之意雖曰知防然未免其根在南時發見得來誨極有助當深加窒治也欣感欣感以此蓋思相聚之樂未間凡有所傳聞無論虛實細大幸一一見告非吾晦叔而誰望耶幸甚

又

元晦謂略於省察向來某與渠書亦嘗論此矣後便錄呈如三省四勿皆持養省察之功兼焉

大要持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養之功者也

又

和章三復幸甚如所謂花柳共日暖桑麻經雨滋語意佳也所諭氣稟之說言語誠恐人致惑令更云如羊囂虎其生已知其滅宗之類以其氣稟而知其末流至此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言氣稟之性也如何日與諸人理會詩方到唐風向來元晦所編多去諸先生之說某意以為諸先生之說雖有不同然自各有意思在學者玩味如何故盡載程子張子呂氏楊氏之說其

他諸家有可取則存之如元晦之說多在所取
也此外尚或有鄙意即亦附之于末係辭說亦
已裒集程子精微之論多見遺書中如論孟精
義編類得好極宜習讀但書多不帶來耳近爲
會幹作一記并數詩錄呈岳陽附克己銘來亦
附一本去

又

示及元晦伯逢觀過知仁說正所欲見某項時
之說正與伯逢相似後來見解經義處惟伊川
先生之言看得似平易而研窮其味無斁此段

伊川但以謂君子之過過於厚傷於愛小人之
過過於薄傷於忍經解本云人之過也各於其
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
小人傷於忍近來嘗下語云君子之失於厚過
於愛雖曰過也然觀其過而心之不遠者可知
矣若小人之過則失於薄傷於忍夫所謂薄與
忍者豈人之情也哉而其失若此則其所陷溺
者亦可知矣以此自觀則天理在所精人欲在
所過也以此觀人則亦知人之要也未知凡看
得如何若如舊日所說恐傷快了聖人論仁不

如是耳更幸思之講之却以見教
示諭所過者化之説才讀一過覺程子之説爲
有功用也俟少定更詳之
聞見思慮所及并廣西利害有可見告者不惜
逐項筆記以俟面請某獨任一路之責蚤夜不
遑所幸今夏雨澤尤以時目前遠近頗安帖向
來數事悉已得請前書已報去今諸州旣少寬
横歛苛訊悉從禁戢庶幾民力之漸紓也除諸
郡旣添鹽息外海旁數郡乃煮海之地而官數
賣鹽數益增於舊亦爲鐫削區處以至海南悉

施行矣區區心力之所及不敢不盡亦幸朝廷
察見肯相從耳前書所諭權攝事向來正求
者多而經司闕殊少不足以給想多不滿者漕
司却有闕多然近來指揮例罷違法權攝如廣
中用八路法但可差在本路得替寄居待闕官
耳罷者甚衆亦有利有害也陳擇之本欲立秋
後歸自聞此報不復可留此公明審有思慮此
處置本路久遠根本之計一二事極賴其助甚
惜其去也誠之病痛多未肯下手醫治近亦力
告之矣

又

兩日行善化寧鄉道中境界可畏使人不忍開眼大抵十室五六空矣其見存者無人色有位者終未肯沛然拯濟坐視天民之擠壑爲之奈何前在城中不勝饒舌昨復移書力說且封民所食草根去未知吪動否

又

歎傷衡山猶爲庶幾者晦叔猶未見善化寧鄉界中耳不可言不可言某向在城中亦無緣知得子細振民之事蓋有二端振濟也振糶也振

濟須官中捐米以救之振糶即用上戶所認可也今官中若米不肯捐專仰上戶之糶可予今潭城諸倉受納已有米近八萬斛前勸陳帥借比上供米均濟農民之食者或借與亦可却一面具以奏聞待罪比至獲罪而十數萬生齒已活矣況未必獲罪耶未知渠能辦否耳若待常平司全求州糶米來濟則索我於枯魚之肆矣如何如何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答問

答吳晦叔

遺書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又曰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夫性也心也情也其實一也今由前而觀之則是心與情各自根於性矣由後而觀之則是情乃發於心矣竊謂人之情發莫非心爲之主而心根於性是情亦同本於性也今曰若既發

規正韋齋意思有偏誠爲確論山間同志亦
頗有此歎者如孟子云凡有四端於我者知
皆擴而充之豈可欲採一時之偏勝而自墮
於一偏倂令人不可有仁字而爲學乎豈非
略於省察之過乎若使人敬以致知亦妨其
爲是也若不令省察苗裔便令培壅根本夫
苗裔之萌且未能知而遽將孰爲根本而培
壅哉此亦何異閉目坐禪未見良心之發便
敢自謂我已見性者故胡文定公曉得敬字
便不差也明道說曾子告孟敬子之語誠是

坦明所謂於公字上研究仁字爲最近信然公則能愛矣

不知苗裔固未易培壅根本然根本不培則苗裔恐愈濯濯也此話須兼看大抵涵養之厚則發見必多體察之精則本根益固未知大體者且據所見自持如知有整衣冠一思慮便整衣冠一思慮此雖未知大體然涵養之意已在其中而於發處加察自然漸覺有功不然都不培壅但欲省察恐膠膠擾擾而知見無由得發也

敬以致知之語以字有病前書中已見此語未

及奉報不若云居敬致知公字只爲學者不曾
去源頭體究故看得不是觀元晦亦不是略於
省察令人不知有仁字正欲發明仁字如說愛
字亦是要人去所以愛上體究但其語不欲無
偏却非閉目坐禪之病也更幸思之
程子語錄云復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
心兹乃道非陰陽所以陰陽者道也理明辭
瑩無可疑者而於其後又云復其見天地之
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於
易傳亦云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

如此則是以一陽爲天地之心大與前言相
戾甚非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之旨也望爲精
剖以祛所疑
易傳所謂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此
語言近而指遠甚爲完全蓋非指一陽而言也
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細味之可
見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不知在
遺書中甚處檢未見但見微言中載此句而文
亦不備便中幸詳示諭當更思之耳畢竟覺得
此語未安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不知晦叔如何

說

明道云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又嘗曰揚雄規模窄狹道即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夫二人之品固不可同日而語然其說則一而其義所以不同者何也

道即性也此明道先生語揚雄初無此語也後段文意乃是謂道即性也揚雄既不知性則於道更何所得耳

子文文子之事聖人以清忠目之就此事言只可謂之清忠此洙泗言仁之所極是也然

遺書有謂聖人爲之亦只是清忠玆又不能無疑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何也又況程子於博施濟衆之下乃云令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則又與忠清之說不同請明之

遺書中之意大要以爲此事只得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爲之曰忠曰清而止矣仁則未知也在聖人事或有類此者以其事言亦只得謂之清忠然而所以然者則亦不妨其爲仁也如伯夷

之事雖以清目之亦何害其爲仁乎看先覺說話切忌執殺不知如何

程子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得眞與妄耳伯逢疑云既是天安得妄某以謂此六者人生皆備故知均稟於天但順其理則是眞違其理則是妄即人爲之私耳如此言之知不謬否

有物必有則此天也若非其則則是人爲亂之妄而已矣只如釋氏揚眉瞬目自以爲得運用之妙而不知其爲妄而非眞也此毫釐之間正

要辨别得如伯逢病正在此耳所答之語大意已得之

西銘天地之帥吾其性帥有主宰之義不曰心而曰性何也

帥是統率之意原本而言之謂之性則可耳

答胡伯逢

明道先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

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

之生也直意亦如此又曰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詳此兩說則是中庸首兩句明道便屬人說矣而伊川先生乃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之性云云所謂率性也脩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伊川之說則自首兩句已兼人物而言之矣呂游楊之說則同乎明道侯

子之說則同乎伊川二先生之說所以不同者如何

某竊詳所錄明道先生之說盖明性之存乎人者也伊川先生之說盖明性之統體無乎不在也天命之謂性者大哉乾元人與物所資始也率性之謂道者在人為人之性在物為物之性各正性命而不失所謂道也盖物之氣禀雖有偏而性之本體則無偏也觀天下之物就其形氣中其生理何嘗有一毫不足者乎此性之無乎不在也惟人禀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能

推之此所以爲人之性而異乎庶物者也若元不喪失率性而行不假脩爲便是聖人故惟天下之至誠能盡其性而人之性物之性亦無不盡惟其有所喪失則不能循其性故有脩道之教焉所以復其性之全也明道於人身上指出要人就已體認耳然亦豈遂謂物無天命乎伊川發明其統體可謂完備矣俟子解稱兼人物而言者爲明道說恐此亦必有據或曰天命獨人有之而物不與焉爲是說者但知萬物氣禀之有偏而不知天性之初無偏也知太極之有

一而不知物物各具太極也故道與器離析而天地萬物不相管屬有害於仁之體矣謂之識太極可乎不可不察也伊川不獨解天命之謂性一章有此意遺書中如此說處極多如說萬物皆備於我處亦然幸詳玫而深思之區區所見未知然否且辭不逮意惟高明察之

曰心有知覺之謂仁此上蔡謝子之言也此言固有病切謂心有知覺謂之仁此一語是謝先生傳道端的之語以提省學者也恐不可謂有病夫知覺亦有深淺常人莫不知寒

識煖知飢識飽若認此知覺爲極至則豈特有病而已伊川亦曰覺不可以訓仁意亦猶是恐人專守著一箇覺字耳若夫謝子之意自有精神若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即我之用也何病之有

謝上蔡之言固是要指其發見以省學者然便斷殺知覺爲仁故切以爲未免有病伊川先生所謂覺不可訓仁者正謂仁者必覺而覺不可以訓仁侯子師聖亦嘗及此矣若夫今之學者囂囂然自以爲我知之者只是弄精魂耳烏能

進乎實地哉此又上蔡之罪人也
又曰以覺言仁固不若愛之切此亦似遷就之說切謂以愛言仁不若覺之爲近也就愛人上窮究仁之所以愛宜莫親切於此所謂知覺者亦在其中矣
大公之理得則天地之心即已之心此語善矣而其下語云萬物之體即已之體却似未識仁大公之理四字亦恐未親切
萬物之體即我之體立言者之意乃是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認得爲已何所不至之意大

公之理四字也要人看

解盡心首章云理之自然謂之天具於人爲性主於性爲心又於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解云天命爲性循性曰道而主於身爲心何故言性心有不同且主於身者似專指軀殼之內言之主於性者似性外有主矣恐立言未瑩也

主宰處便是心故有主於性主於身之言然兩處語亦當瑩之歸於一也

又曰若夫爲不善則是物誘於外而血氣隨

之性無是也然則所謂不善者是性之所不爲也夫論性不及氣則不備而謂不善者是血氣而非性可乎且謂性所不爲夫誰爲之性無不善謂性有不善者誣天者也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也哉此前日所以有不善者性所不爲之論而不自知其過也夫血氣固出於性然因血氣之有偏而後有不善不善一於其偏也故就氣禀言之則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則可即其本源而言之則謂不善者性之所不

爲乃所以明性之理也若如來說則是混天理
人欲而莫別其故何異於性可以爲善可以爲
不善之論哉
萬物皆備於我矣觧曰凡有是性者理無不
具是萬物無不備也故程子曰非獨人也物
亦然却於親親而仁民處觧云人與人類則
其性同物則各從其類而不得與吾同矣有
牴牾否竊謂萬物皆備於我乃仁之道與天
下歸仁之義同盖謂人能備之耳我者指人
而言也非見知言中有疑議切所未安若夫

萬物素備之說別是一義

此難以言語盡請無横舊說於胷次玩味伊川先生之言而深體之

南軒先生文集第二十九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答問

答朱元晦

王驩一段辭之甚精大抵王驩無足與言者獨使事若有未至則當正之而驩既克勝任矣此外復何言哉故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本一而已二本是無本也以愛為無差等而愛親亦以為施耳是非無本歟儒者之言曰立愛惟親又曰立愛自親始曰立云者則可見其大本矣

和靖曰脫使窮其根源謹其辭說苟不踐行等為虗語石子重云愚以爲人之所以不能踐行者以其從口耳中得來未嘗窮其本源無着落故耳縱謹其辭說終有疎謬若誠窮其根源則其所得非淺自然欲罷不能豈有不踐行者哉范伯崇云知之行之此二者學者始終之事闕一不可然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也知而不行豈特今日之患雖聖門之徒未免病此如曾點舞雩之對其所見非不高明而言之非不善也使其能踐履實有諸已

而發揮之則豈讓於顏雍哉惟其於踐履未能純熟此所以為狂者也又況世之人徒務知之而不以行為事雖終身汲汲猶夫人也矧知之而未必得其真歟和靖之言豈苟云乎哉

和靖之言固有所謂然諸君之說意皆未究也孔子觀上世之化曰大哉知乎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亦能使之由之而已知者凡聖之分也豈可易云乎哉傅說之告高宗高宗蓋知之者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非知之者有此乎此

舊學于甘盤之所得也故君奭篇稱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而未及乎傅說蓋發高宗之知者甘盤也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說之意亦曰雖已知之此非艱也貴於身親實履之此爲知之者言也若高宗未克知之而告之曰知之非艱則說爲失言矣自孟子而下大學不明只爲無知之者耳若曰行則學者事父兄事上何莫不行也惟其行而不著習而不察耳知之而行則譬如皎日當空脚踏實地步步相應未知而行者如闇中摸索雖或中而不中者亦多矣曾點非

若今之人自謂有見而直不踐履者也正以見得開擴便謂聖人境界不下顏曾請事戰兢之功耳顏曾請事戰兢之功蓋無須臾不敬者也若知今人之不踐履直是未嘗眞知耳使其眞知若知水火之不可蹈其肯蹈乎

叔京云經正則庶民興蓋風化之行在上之人舉而措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見善明則邪慝不能惑也旣人不之惑則其道自然銷鑠而至於無也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

佛無所施於吾民也亦此意也
經乃天下之常經所謂堯舜之道也經正則庶
民曉然趨於正道邪說不能入矣但反經之妙
乃在我之事不可只如此說過也只如自唐以
來名士如韓歐輩攻異端者非不多而卒不能
屈之者以諸君子猶未能進夫反經之學也如
後周李唐及世宗蓋亦嘗變其說矣旋即興復
而愈盛者以在上者未知反經之政故也
第一章此天人性命之分人物氣質之禀
所以雖隱顯或不同而其理則未嘗不一

也

此語似欠如云在天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一在人物雖有氣禀之異而其體則同則庶幾耳

言率夫性之自然是則所謂道也

是則是自然然如此立語學者看得便快了請更詳之

脩道之謂教

後來所寄一段意方正但尋未見章別錄示

脩道之君子審其如此以下

此一段覺得叢疊有剩句處以鄙意詳經意不睹不聞者指此心之所存非耳目之可見聞也目所不睹可謂隱矣耳所不聞可謂微矣然莫見莫顯者以善惡之幾一毫萌焉即吾心之靈有不可自欺而不可以揜者此其所以爲見顯之至者也以吾心之靈獨知之而人所不與故言獨此君子之所致嚴者葢操之之要也今以不睹不聞爲方寸之地隱微爲善惡之幾而又以獨爲合是二者以吾之所見乎此者言之不支離否

此一節因論率性之道以明脩道之始恐當云因論率性之道以明學者循聖人脩道之敎之始也

此一節推本天命之性以明脩道之終恐當云推本天命之性以明學者循聖人脩道之敎之終也大抵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聖人純全乎此而脩道立敎使人由之在學者則當由聖人脩道之敎用力以極其至而後道爲不離而命之性可得而全也

洪範之初一至正與此意合

洪範之說固亦有此意然似不須牽引以證所言五行五事皇極三德然則八政五紀之在其間者復如何引周子之所論亦似發明其意未盡轉使人惑不若亦不須引也或曰然則中和果爲二物云云此數句却須便連前文庶順且倫耳

第二章隨時爲中

爲字未安盖當此時則有此時之中此乃天理之自然君子能擇而得之耳

第四章道之不行也至不肖者不及也

所釋恐未安某嘗爲之說曰知者慕高遠之見而過乎中庸愚者又拘於淺陋而不及乎中庸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爲高絶之行而過乎中庸不肖者又安於凡下而不及乎中庸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道之不行由所見之差道之不明由所行之失此致知力行所以爲相須將成者也不識如何

第五章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兩端者凡物之全體皆有兩端如始終本末大小厚薄之類識其全體而執其兩端然後可以

量度取中而端的不差也

此說雖巧恐非本旨某謂當其可之謂中天下之理莫不有兩端如當剛而剛則剛爲中當柔而柔則柔爲中此所謂執兩端用其中于民也

第十章強哉矯矯强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每句言之所以深嘆美之辭雖煩而不殺也

此說初讀之似好已而思之恐不平穩疑聖人之辭氣不爾也然此句終難說呂楊諸公之說雖亦費力然於學者用工却有益爾

第十一章素隱素空也無德而隱無位而
隱皆素隱也
素隱恐只是平日所主專在於隱者也
第十二章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
不肖可以能行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
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
行夫婦之際有人所不覩不聞者造端乎
此乃所以爲戒愼恐懼之實
此固切要下工夫處然再三紬繹恐此章之所
謂與知能行者謂凡匹夫匹婦之所共知如朝

作夕息飢食渴飲之類凡庶民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在君子則戒愼恐懼之所存此乃所以爲造端如所謂居室人道之常固亦總在其中若專指夫婦之間人所不睹不聞者却似未穩兼亦未盡也

第十三章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人心之安者即道也

此語有病所安是如何所安者學者錯會此句執認己意以爲心之所安以此爲道不亦害乎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知道之不遠人至豈不慥慥爾乎

此說費力其以爲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惟游定夫說得最好當從之若夫大意則謂道雖不遠人而其至則聖人亦有所不能雖聖人有所不能而實亦不遠於人故君子只於言行上篤實做工夫此乃實下手處

道不遠人至做此

費隱之意第十一章子思子發明之至矣來說

固多得之者此二字凡聖賢之言皆可如是看似不必以爲下數章皆是發明此二字也大抵所定章句固多明析精當者但其間亦不無牽挽處恐子思當時立言之意却未必如此爾盖自此章以下至二十章元悔所結之語皆似強爲附合無甚意味觀明者之意必欲附合使之釐通縷貫故其間不免有牽強以就吾之意處以某之見其間聯貫者自不妨聯貫其不可強貫者逐章玩味意思固無窮似不須如此費力章句固合理會若爲章句所牽則亦不可耳自

二十一章而下其脉血自是貫通如所分析無甚可議者

近有人疑但能存心自無不敬而程子言敬乃以動容貌整思慮爲言却似從外面做起不由中出不若直言存其心之爲約也

其詳程子教人居敬必以動容貌整思慮爲先蓋動容貌整思慮則其心一所以敬也今但欲存心而以此爲外既不如此用工則心亦烏得而存其所謂存者不過強制其思慮非敬之理

矣此其未知內外之本一故也今有人容貌不莊而曰吾心則存不知其所為不莊者是果何所存乎推此可見矣

為佛學者言人當常存此心令日用之間眼前常見光爍爍地此與吾學所謂操則存者有異同不

某詳佛學所謂與吾學之云存字雖同其所為存者固有公私之異矣吾學操則存者收其放而已收其放則公理存故於所當思而未嘗不思也於所當為而未嘗不為也莫非心之所存

故也佛學之所謂存心者則欲其無所爲而已矣故於所當有而不之有也於所當思而不之思也獨馮藉其無所爲者以爲宗日用間將做作用其云今日用之間眼前常見光爍爍地是弄此爲作用也目前一切以爲幻妄物則盡廢自利自私此其不知天故也

論語何有於我哉文義述而子罕

呂與叔謂我之道舍是復何所有某舊只解作勉學者之意後來詳與叔此說文義爲順亦正合程子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之意如曰吾有

知乎哉無知也之類也至子罕篇所云尤引而示之近門人果能於此求聖人於此學聖人則夫高深者將可馴至矣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此言聖人事而結之以神無方而易無體亦猶中庸述仲尼之德而結之以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神無方言其妙萬物而無不在也易無體言其變易而不窮也聖人之功用是乃神之無方易之無體者也蓋與之無間矣

西銘謂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即其理一之中乾則爲父坤則爲母民則爲同胞物則爲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破耳

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當從程子之言前說游椽舉者非

答胡廣仲

心有所覺謂之仁此謝先生救拔千餘年
陷溺固滯之病豈可輕議哉云云夫知者
知此者也覺者覺此者也果能明理居敬
無時不覺則視聽言動莫非此體之流行
而大公之理在我矣尚何憒驕險薄之有

元晦前日之言固有過當然知覺終不可以訓
仁知所謂知者知此者也覺者覺此者也此言
是也然所謂此者乃仁也知覺是知覺此又豈
可遂以知覺為此哉

以愛名仁者指其施用之迹也以覺言仁

者明其發見之端也
愛固不可以名仁然體夫所以愛者則固求仁之要也此孔子答樊遲之問以愛人之意
復卦下面一畫乃是乾體其動以天且動乎至靜之中爲動而能靜之義所以爲天地心乎
至靜而動不窮焉所以爲天地心也
答陳平甫
不可息者非仁之謂歟
仁固不息只以不息說仁未盡程子曰仁道難

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爲仁須於此深體之
性太極太極不動不動則不見其所以爲
仁心則與物接矣與物接則是心應之矣
此古人所以直指心要曰仁人心也
未與物接時仁如之何
心無內外心而有內外是私心也非天理
也故愛吾親而人之親亦所當愛敬吾長
而人之長亦所當敬今吾有親則愛焉而
人之親不愛有長則敬焉而人之長不敬
是心有兩也是二本也且天之生物使之

一本而二本可乎

此緊要處不可毫釐差盖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稱物之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若墨氏愛無差等即是二本伊川先生答楊龜山論西銘書當熟玩味

奔逸絕塵在乎思

如此等語皆涉乎浮夸不穩貼夫愚者沉潛縝密優游涵詠以深造自得者也今而曰奔逸絕

塵則有臆度採取之意無乃流入於異端一聞
便悟一超直入之弊乎非聖門思睿作聖之功
也推此類察之
吾心純乎天理則身在六經中矣或曰何
謂天理曰飢而食渴而飲天理也晝而作
夜而息天理也自是而上秋毫加焉即爲
人欲矣人欲萌而六經萬古矣
此意雖好然飢食渴飲晝作夜息異教中亦有
拈出此意者而其與吾儒異者何哉此又不可
不深察也孟子只常拈出愛親敬長之端最爲

親切於此體認即不差也

平居以利物爲心然後此道廣

若曰常以利物爲心是外之也曰公天下萬物

而不私其已焉則可矣

人者天地之心經以論禮而五峯以論仁

者自其體言之爲禮自其用言之爲仁

仁其體也以其有節而不可過故謂之禮禮運

人者天地之心之言其論禮本仁而言之也

欲請足下本六經語孟遺意將前所舉十

四聖人槩爲作傳繫以道統之傳而以國

朝濂溪河南横渠諸先生附焉洙泗門人
至兩漢以下及國朝程門諸賢凡有見於
道有功於聖門者各隨所得表出其人附
置傳末著成一書
某晚學懼不克堪也若曰裒類聖賢之言行聚
而觀之斯可矣
欲請足下以己精思探三聖人之用心又
會以河南龜山漢上之說續成上下繫說
卦序卦雜卦解五篇傳之以貽後代
某近裒集伊川横渠楊龜山係辭說未畢亦欲

年歲間記鄙見于下如漢上之說雜而不知要
無足取也
欲請足下本聖人遺意將禮記雜漢儒說
處重加刪定其所刪去文義亦勿裁然棄
之宜各附置篇末仍著所以刪去之意於
語下以昭示後學
禮記亦正欲考究者曰刪定則某豈敢
欲請足下一言諭猶子然令往石室等處
物色明道橫渠之後挈與偕行於綿竹義
庄內月加廩給或於崇慶上院劃田與之

經紀其生廣幾大賢之後不至竟日窮辛
有飢寒之憂然後隨其資性漸教以學
此事深可嘆者蓋有位爲政者之責某輩在閑
又不當竊取而任之若與之相識則或周之教
之可也然來喻則不敢忘

五峯先生所著皇王大紀

五峯未易贊半年前某見之求觀此書云此書
千瘡百孔未有倫序未可拈出若病少間當相
與考訂之後來某得本于其家殊未成次第然
其論數十篇可傳後便錄寄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洲本十西